

即日起至7月31日,凡电话尾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订报款61倍或8倍的大奖和惊喜

2010年6月28日 星期一 主编 李枚 编辑 陈泽来 校对 广莉 版式 唐唐

创刊·改版季 每年五、六、七

创刊61年 改版8年

郑州晚报
A19
独家连载

生活喜剧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派,作为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子,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称兄弟还找不回辈分,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哪儿不顺眼,更倒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自己丢掉了饭店的工作,按理说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易拉罐又让他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姆,这起意外事件拉开了他所有麻烦的大幕……

米粒儿将秦琼送自己的化妆品转送给了老范

老范说:“别,还钱不着急。你刚在哈尔滨扎根,用钱的地方多的是。”“不,雷哥,你家里也不宽裕,我知道你能从家里弄出钱来给我住院,没少花心思。我尽快挣钱还你,不让你为难。”老范一阵踌躇,最后抽了几张:“你挣钱了怎么也得住家寄点儿,孝敬孝敬父母。你身子也得养,我先拿三百吧。你挣多了再多还。”

米粒儿心里一热,接着说:“那……我送你件礼物。”说完把化妆品递给老范,老范从米粒儿手里接过来一看,愣了:“化妆品?我哪用得上这玩意儿?”米粒儿说:“给嫂子使吧,美白,去皱,好使。”“她一媒婆天天都见单身的离异的,要那么好使干啥?你买的?”“反正不是捡的。雷哥,你一定收着。”

老范仔细瞅瞅说:“这玩意不便宜啊!要不顶你借我那钱,算我还我的。”“还钱?”老范认真地点点头:“嗯!这玩意儿多少钱,我就找给你多少钱的医院收据。等回家我就把这送给你嫂子,顶账!堵窟窿!”米粒儿犹豫,老范追问:“发票呢?”

老范再三催促,米粒儿无奈,只得回头又找秦琼,说:“秦大厨,你送我那东西的发票,给我行吗?”秦琼乐呵呵地把发票一递,说:“太行了!别看价格,那对秦哥都不叫钱。”米粒儿一看发票一惊:“六百多呢?!”秦琼更加得意:“都是一片心啊……”

送走米粒儿,秦琼沉浸在无限遐想中,心说花钱就是掏心啊,我心在这儿摆着呢,我这么灼热的一颗成熟稳重的男人心,写在六百八十块钱的发票上,还融化不了一个小米粒儿?

想到得意处,不觉嘴都咧开了,忽然见老范一手打电话一手拎着一个很鲜艳很眼熟的粉红色包装袋进来。老范还跟小婉在那儿逗呢:“领导,晚上准时到家不?”小婉在那边说:“不回家我去哪儿啊?”“晚上我给你一个惊喜!”“啥惊喜啊?”“你猜!不对,再猜……还不对!哈哈……”秦琼奇怪地看着老范。老范放下包装袋出去,继续讲着电话,无视秦琼:“还剩三次机会……你再猜。老惊喜了。”

秦琼见老范一走,一下子蹦起来,只见那粉红色包装袋,赫然就是自己买给小米的化妆品,顿时像被定住了一样。

老范走到门外还在乐呵呵地磨嘴皮子:“不对。按说我都不该提前告诉你,看你这么迫切想知道,我就透露一点点……这不天热了吗?咱得注重保养,我送你一套护肤品,全套的……不贵,才六百八!”丁小婉吓了一跳:“六百八?你不过了?哎呀这败家玩意,晚上回家再收拾你。”

小婉挂了电话,自言自语,嘴上说得严厉,语气里却全是甜蜜:“这个死老范,不年不节的花六百八给我买套护肤品!你说这不钱多了烧的吗?”有人搭腔:“雷哥好浪漫哦!”小婉一撇嘴:“浪漫啥?浪漫当饭吃啊?我这人老珠黄的还用那么贵的化妆品,那不糟践吗?”“哎哟小婉姐,您可一点儿不老!上回咱俩在大街上人家还以为你是我妹妹呢!”婚介所的员工跟她贫嘴。小婉笑嗔:“哎!越说越没边儿了。这老范,咋寻思的啊……”心里着实觉得安慰。

老范打完电话,回到储藏间,只见秦琼眉目冷对,粉红色的包装袋已经被打开了,精美的护肤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老范直皱眉头:“哎呀,这也太不讲究了,私人物品咋能随便拆呢?这要是信的话你就犯法了。”秦琼气不打一处来:“我犯法?私人物品?这东西谁的?”“这话问的,我刚提溜进来的,在这儿放放,下班拿走,当然是我的。”

秦琼厉声道:“这护肤品是我的!”老范正色说:“秦大厨,这你就错了,你喜欢,你可以自己买,但你不能看着人家东西好就说是自己的。这不是土匪作风吗?”秦琼气急败坏:“这东西就是我的!六百八!”

“挺熟悉行情啊,价钱都知道?可这也不能说明啥啊,我还知道一辆宝马一百万呢,那也不是我的啊。”“这就是我的!我昨天出去买的,那不还让你逮住了吗?这东西成本六百八,我交了四十的罚款,回来打个三轮十块,喝瓶水一块五,一共七百三十一块五的东西!我的!”老范不紧不慢:“别着急,别上火。秦大厨,你是不是看错了啊?这东西就值六百八,没别的搭头。”秦琼不知说啥好了,就一句:“我买的!”老范慢悠悠地:“秦大厨,你眼红我这么贵的化妆品就想占为己有?我有老婆的人,我咬咬牙出血哄老婆高兴,你买化妆品干啥?打算送谁啊?”

把秦琼憋得不轻,团团转,干着急。



生财之道

该书从理财目标、存款、信用卡、银行理财产品、基金、股票、房产、留学、购买黄金等诸多方面,构建整个家庭以及普通人的实用理财的脉络,可作为大众理财的普及致富读本,改变了“只有富有阶层才有理财之道”的积弊。

黄金T+D,玩的就是心跳

从2009年年底开始,在上海黄金交易所存在的交易品种可以通过商业银行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开始办理AU T+D。什么是AU T+D呢?简单地说,AU是黄金的代码,这是它的英文缩写,中文的意思是递延交割业务。T就是限制今日,T+D是指可以延期交割,D可以指任意天数。比如说,相对于交易当天,D是延期,延期两天就是T+2,三天就是T+3。

AU T+D是现货交易业务,以保证金的方式来交易,有杠杆在其中,可以放大您的资金和交易量。现在保证金的倍数是在10%到20%,说得简单一些就是,我拿10%的10万块钱,可以买100万的黄金。

如果按大类说,一类是账户黄金交易,另一类是实物黄金交易。账户黄金就是指现在商业银行开办的纸黄金业务,它属于账户黄金,即我们看不到黄金,数字只不过是跳来跳去不断波动的数字。

实物黄金,顾名思义,是指金条、金币等,也包括有代理实物黄金交易,比如商业银行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报价和交易时段是以上海黄金交易所为准。同时,黄金递延交割这个业务,也是代理实物黄金交易的其中一类,但它是一个合法的、可以利用杠杆交易的品种。

比如说,我打算做一个T+2的业务,首先肯定得在商业银行开户,而在开户之前,因为它是有杠杆投资的一个交易品种,需要先从投资者进行风险评估。从保护投资者的角度来考虑,银行为个人客户开办业务之前,是会对他有一个

初步的评估的。

如果投资黄金的话,一定要具备一定的金融知识,因为做杠杆交易是一项相当刺激的运动,所以说对身体或者心理承受能力要求比较高,此外,还要求具备较高的学历。可能不少投资者听了这么一番话,对黄金递延交易就望而却步了,但是我觉得应该说它还是有投资优势的,大家可以循序渐进,然后逐步接触、采取这一投资方式。

因为黄金递延交易与账户金、纸黄金交易比较类似,它的交易时段也基本覆盖了全天。纸黄金交易应该说比黄金递延交易的风险低,而且也比它的门槛低。所以,如果大家对黄金AU T+D交易感兴趣的话,而且之前没有做过类似投资的话,我建议一定还是先从纸黄金入手,循序渐进,先对黄金的价值走势等一些规律和专业知识的了解,然后再着手开展黄金T+D的交易。

我还要再次提醒大家,这种有杠杆的投资项目风险是非常大的,入市一定要谨慎!

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经常说“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其实做投资同样如此。不能说哪个收益大就去投资哪个,而是要真正分析我们自身的需求、资产构成和风险偏好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黄金投资方式。

从投资黄金,到纸黄金、T+D业务,它们的风险程度是递增的,这些产品的风险要和投资者自身所具备的风险偏好匹配才行。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投资实物黄



金应该说风险相对最小。您就可以先从投资黄金开始做起,从买金条开始做起,毕竟在我手里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金条或者金块,但它的变现或者回购的渠道,相对没有另外两种交易方式那么方便。我觉得实物黄金在这方面有点像房产投资,就是在金价涨的时候或在房价涨的时候,心里很高兴,但是您不会因为仅仅涨了2%或3%就把它抛出去,卖掉。同样,在下跌时,可能也觉得自己资产在缩水,有点心疼,但是因为变现流动性的限制,您也不会因为一点点下跌,就把它抛出,然后变成实际的亏损。当您在亏了10%或20%的时候,都会觉得手里还是有一块黄灿灿的金条,或者说有一套房子,心里相对会比较好受一些。所以我觉得实物黄金的投资风险应该是最小。

其次,我个人觉得纸黄金可以适当涉及一些,因为它和我们银行账户是直接挂钩的,而且它的手续费很便宜,不存在杠杆,您所承担的风险会相对较小。

如果您想做T+D业务,除了要锻炼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强壮的心脏之外,还要储备一点,就是把您家里其他的资产,放到一个有保障的账户里去,做好守门员,以防不时之需。

江湖传奇

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出生在晋陕交界盗墓贼家的女儿,在横跨军阀混战直至抗日战争这段动荡岁月里,与身边的亲人、爱人、朋友甚至仇敌共同演绎的一段传奇岁月,先后与几个男人间的爱恨纠葛,以及她从一个普通人家女儿到军阀家的姨太太,再到坚定抗日的民族志士的心路历程。

凤儿从很小就知道男人都喜欢她

凤儿第二天去上学了,完全是为了柳天赐那一天的串门走户不至于完全白搭。她知道柳天赐喜欢她。凤儿从很小就知道男人都喜欢她。

这一天她拿出一双新袜垫,往天赐面前一搁,问他:“你要吗?”她眼睛明明白白的不是袜垫。那年她十七岁。天赐把袜垫接过去,脸红得成了雄鸡冠子。

过了几天,天赐的父母就请媒人到徐家来了。徐孝甫没有儿子,就凤儿和一个远嫁的姐姐凤品,他是把凤儿当儿子养的,所以婚事不能太凑合。柳家答应了徐孝甫。把婚事推到了第二年秋天。而开了春的一天,徐孝甫带着凤儿乘了两站路火车,又赶了十多里旱路,说是要见一个老家开封来的乡亲。

走出一片杂树林子,父亲说他得歇歇脚。“那晚上和你陆叔叔挖猪,撞了鬼,叫人逮着了……”父亲说。徐孝甫把前后向凤儿说了:他中了埋伏。中了丘八的埋伏。某个丘八大官暗中盯上了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爸的脑袋没让他们敲了疙瘩,全仰仗你爸这点手艺……”

逮徐孝甫的人要他答应去敲一个疙瘩,不然就让他牢里住下去。凤儿明白父亲带她出来的目的原来在于此。听姐姐凤品说过,凤儿六岁就是父亲盗墓

的帮手,只是凤儿自己不知道。六岁时她站在田间一个小丘上,突然头晕目眩,身体化成水似的软,动弹不了。父亲见她小脸青了,赶紧踩着满地红薯秧跑过去,她却已经昏死过去。抱住她很久,她才有了阳气。问她怎么了,她说好像给陷进去,直往下落,下头黑漆漆的,没个底。徐孝甫在凤儿待过的地方琢磨了半天,到了晚上他想明白了。他听老人说过,阴气最重的人一站上坟头就接上了墓道的阴气,就会发瘴症。墓越古,瘴症发得越厉害。姐姐凤品告诉妹妹,父亲就从她站着头晕的地方下了洛阳铲,挖出了个汉代古墓,可惜给盗过了。从此父亲相信凤儿是个带三分鬼气的闺女。

“您是要我给您再昏死一回?”凤儿笑眯眯地逗父亲玩。“凤儿,小姑奶奶,爸才求过你几回?拿得准的事,爸啥时劳你姑奶奶的驾?”

父女俩在镇上找了个店住下来,佯装出各村跑着收购桐油籽。俩人知道那个跟踪的人就在不远处,所以话也不多说。徐孝甫按他预先算好的地脉、水脉、石脉,再来看山坡态势。大凡造墓,最好的地势是坐北朝南的罗圈椅地势。徐孝甫看了一阵,发现山梁在山凹后面,隐隐约约是个美人榻。他把方位框定下来,然后开始细细察看树群。凤儿突然发现自己对父亲正做的事深深着迷。

“是个娘娘?”凤儿问。“二品巡抚夫人。”父亲回答。“啥时葬的?”“明朝宣德五年。”

父女俩转悠了两天,徐孝甫不时停下来,看看女儿,凤儿的脸色好好的,不是和阴间接上气息的样子。“别看了,我头不晕。”凤儿揶揄地说。

又找了一天,那个盯梢的人都腻味了,从暗处跑出来,也不再装扮盐贩子,肚皮上掖的两把盒子炮都露了出来。这

回是他说的:“回吧?”他虽然是在问父女俩,样子是没商量的。

回到陆家坡村,徐孝甫还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隔一会儿就问一句:“会是我估算错了?”“爸,你说盗墓是不是也和抽大烟似的?有瘾?”凤儿这时并不是在拿父亲取乐,她发现自己和父亲在下洛阳铲启出土的时候,心在腔腔里跳得锣鼓喧天。难怪人说偷东西的人和偷情的人都不是只图偷到了什么;只要去偷,就有乐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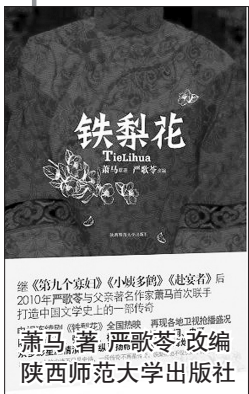
第二天听说柳天赐中了壮丁签。刚刚做了教师的天赐按说是免役的。凤儿把父亲为她准备的嫁妆钱全拿了出来,准备托保长去行贿。保长跟凤儿说,假如她的那点大洋就够打点,事情就简单了。他暗示柳天赐碍了一个大老总的事,这才要破例拿他去充军。

柳天赐要随军队开拔的头天黄昏,凤儿见到了他。“天赐哥!”凤儿突然拉住他的手,“为我,你歇个冷子就跑,啊?”天赐答应了她。

天赐走后的第二天下午,凤儿从染坊取了布回来,见家门口停着一辆四骡大车。凤儿愣住了。这时她才看见八仙桌一侧坐着的一个穿戴豪华的胖女子,另一边坐着徐孝甫。“凤儿,这是张大娘。”父亲对女儿说。“她是谁的大娘?”凤儿的嘴很利。“难怪赵旅长见了凤姑娘就茶饭不思……你瞧这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长绝了!”

原来这胖胖的女二流子是个媒婆。“走错门了吧您?!”凤儿说。“赵旅长知道你那个姓柳的孩子充了军了……”那个老保长的话应验了。赵元庚,赵元庚,她怎么惹他了?!他先算计父亲,再坑害天赐。

凤儿把聘礼一件件提溜到大门外。张大娘跟前跟后,陪着她进出门,嘴不停地劝她别犯糊涂……



继《第九个寡妇》《小城多事》《赵家营》后 2010年严歌苓与父亲著名作家萧马首次联手 打造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传奇
萧马著 严歌苓改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